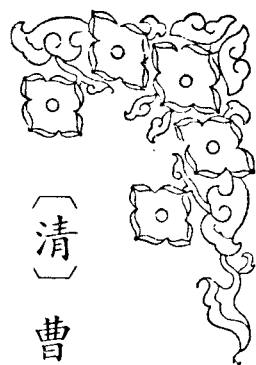




程甲本紅樓夢

第六冊



〔清〕

曹雪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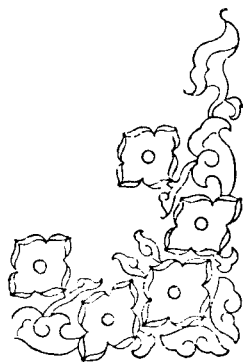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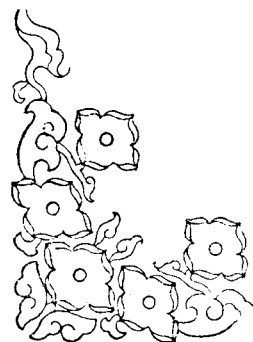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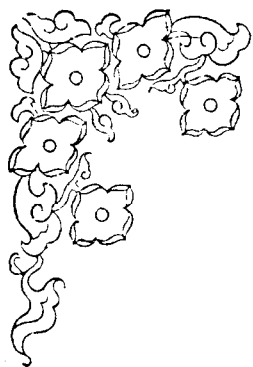
高鶚

著

程甲本紅樓夢

第六冊

書目文獻出版社



紅樓夢第一百一回

大觀園月夜感幽魂 散花寺神籤驚異兆

却說鳳姐回到房中見賈璉尚未回來便分派那管辦探春行粧奩事的一干人那天已有黃昏已後因忽然想起探春來要悄悄他去便叫豐兒與兩個丫頭跟着頭裡一個丫頭打着燈籠走出門來見月光已上照耀如水鳳姐便命打燈籠的回去罷因而走至茶屏牕下聽見裡面有人噉噉喳喳的又似哭又似笑又似議論什麼的鳳姐知道不過是家下婆子們又不知搬什麼是非心內大不受用便命小紅進去粧做無心的樣子細細打聽着用話套出原委來小紅答應着去了鳳姐只帶着

來村店

豐兒來至園門前門尙未關只虛虛的掩着于是主僕二人方推門進去只見園中月色比着外面更覺明朗滿地下重重樹影杳無人聲甚是淒涼寂靜剛欲往秋爽齋這條路來只聽忽的一聲風過吹的那樹枝上落葉滿園中唰唰唰的作響枝稍上吱吱嘖嘖發哨將那些寒鴉宿鳥都驚飛起來鳳姐吃了酒被風一吹只覺身上發噤起來那豐兒也把頭一縮說好冷鳳姐也掌不住便叫豐兒快回去把那件銀鼠坎肩兒拿來我在三姑娘那裡等着豐兒巴不得一聲也要回去穿衣裳來答應了一聲回頭就跑了鳳姐剛舉步走了不遠只覺身後哧哧哧哧似有聞嗅之聲不覺頭髮森然豎了起來由不得回頭一看只

見黑油油一個東西在後面伸着鼻子聞他呢那兩隻眼睛恰似燈光一般鳳姐嚇的魂不附體不覺失聲的咳了一聲却是一隻大狗那狗抽頭回身拖着一個掃帚尾巴一氣跑上大土山上方站住了回身猶向鳳姐拱爪兒鳳姐兒此時心跳神移急急的向秋爽齋來已將來至門口方轉過山子只見迎面有一個人影兒一恍鳳姐心中疑惑心裡想着必是那一房裡的丫頭便問是誰問了兩聲並沒有人出來已經嚇得神魂飄蕩恍恍惚忽的似乎背後有人說道嬌娘連我也不認得了鳳姐忙回頭一看只見這人形容俊俏衣履風流十分眼熟只是想不起是那房那屋裡的媳婦來只聽那人又說道嬌娘只管享

榮華受富貴的心盛把我那年說的立萬年永遠之基都付于東洋大海了鳳姐聽說低頭尋思總想不起那人冷笑道孀娘那時怎樣疼我了如今就忘在九霄雲外了鳳姐聽了此時方想起來是賈蓉的先妻秦氏便說道噯呀你是死了的人哪怎麼跑到這裡來了呢啐了一口方轉回身脚下不妨一塊石頭絆了一跤猶如夢醒一般渾身汗如雨下雖然毛髮悚然心中却也明白只見小紅豐兒影影綽綽的來了鳳姐恐怕落人的褒貶連忙爬起來說道你們做什麼呢去了這半天快拿來我穿上罷一面豐兒走至跟前伏侍穿上小紅過來攙扶鳳姐道我纔到那裡他們都睡了僧們回去罷一面說一面帶了兩個

丫頭急急忙忙回到家中賈璉已回來了只是見他臉上神色更變不似往常待要問他又知他素日性格不敢突然相問只得睡了至次日五更賈璉就起來要往總裡內庭都檢點太監裘世安家來打聽事務因太早了見桌上有昨日送來的抄報便拿起來閒看第一件是雲南節度使王忠一本新獲了一起私帶神鎗火藥出邊事共有十八名人犯頭一名鮑音口稱係太師鎮國公賈化家人第二件蘇州刺史李孝一本叅劾縱放家奴倚勢凌辱軍民以致因姦不遂殺死節婦一家人命三口事兇犯姓時名福自稱係世襲三等職銜賈範家人賈璉看見這兩件心中早又不自在起來待要看第三件又恐遲了不能

見裘世安的面因此急急的穿了衣服也等不得吃東西恰好平兒端上茶來喝了兩口便出來騎馬走了平兒在房內收拾換下的衣服此時鳳姐尚未起來平兒因說道今兒夜裡我聽着奶奶沒睡什麼覺我這會子替奶奶捶着好生打個盹兒罷鳳姐半日不言語平兒料着這意思是了便爬上炕來坐在身邊輕輕的捶着纔捶了幾拳那鳳姐剛有要睡之志只聽那邊大姐兒哭了鳳姐又將眼睜開平兒連向那邊叫道李媽你到底是什麼着姐兒哭了你到底拍着他些你也忒好睡了那邊李媽從夢中驚醒聽得平兒如此說心中沒好氣只得狠命拍了幾下口裡嘟嘟囔囔的罵道真真的小短命鬼鬼放着屍不

挺三更半夜嚎你娘的喪一面說一面咬牙便向那孩子身上
擗了一把那孩子哇的一聲大哭起來了鳳姐聽見說了不得
你聽聽他該挫磨孩子了你過去把那黑心的養漢老婆下死
勁的打他幾下子把姐姐抱過來平兒笑道奶奶別生氣他那
裡敢挫磨姐兒只怕是不隄防錯碰了一下子也是有的這會
子打他幾下子沒要緊明兒叫他們背地裡嚼舌根倒說三更
半夜打人鳳姐聽了半日不言語長嘆一聲說道你瞧瞧這會
子不是我十旺入旺的呢明兒我要是死了剩下這小孽障還
不知怎麼樣呢平兒笑道奶奶這怎麼說大五更的何苦來呢
鳳姐冷笑道你那裡知道我是早已明白了我也不久了雖然

活了二十五歲人家沒見的也見了沒吃的也吃了也算全了所以世上有的也都有了氣也算賭盡了強也算爭足了就是壽字兒上頭缺一點兒也罷了平兒聽說由不的滾下淚來鳳姐笑道你這會子不用假慈悲我死了你們只有歡喜的你們一心一計和和氣氣的省得我是你們眼裡的刺是的只有一件你們知好歹只疼我那孩子就是了平兒聽說這話越發哭的淚人是的鳳姐笑道別扯你娘的臊了那裡就死了呢哭的那麼痛我不死還叫你哭死了呢平兒聽說連忙止住哭道奶奶說得這麼傷心一面說一面又捶半日不言語鳳姐又朦朧睡去平兒方下炕來要去只聽外面腳步響誰知賈璉去運了

那裘世安已經上朝去了不遇而心中正沒好氣進來就問平兒道那些人還沒起來呢麼平兒回說沒有呢賈璉一路摔簾子進來冷笑道好好這會子還都不起來安心打擗臺打撒手兒一疊聲又要吃茶平兒忙倒了一碗茶來原來那些丫頭老婆見賈璉出了門又復睡了不打諒這會子回來原不曾預脩平兒便把溫過的拿了來賈璉生氣舉起碗來嘩唧一聲摔了個粉碎鳳姐驚醒唬了一身冷汗啞啞一聲睜開眼只見賈璉氣狠狠的坐在傍邊平兒彎着腰拾碗片子呢鳳姐道你怎麼就回來了問了一聲半日不答應只得又問一聲賈璉嘆道你不要我回來叫我死在外頭罷鳳姐笑道這又是何苦來呢

常時我見你不像今兒回來的快問你一聲也沒什麼生氣的
賈璉又嚷道又沒遇見怎麼不快回來呢鳳姐笑道沒有遇見
少不得奈煩些明兒再去早些兒自然遇見了賈璉嚷道我可
不吃着自己的飯替人家赶獐子呢我這裡一大堆的事沒個
動秤兒的沒來由爲人家的事瞎鬧了這些日子當什麼呢正
經那有事的人還在家裡受用死活不知還聽見說要鑼鼓喧
天的擺酒唱戲做生日呢我可瞎跑他娘的腿子一面說一面
往地下啐了一口又罵平兒鳳姐聽了氣的乾咽要和他分証
想了一想又忍住了勉強陪笑道何苦來生這麼大氣大清早
起和我叫喊什麼誰叫你應了人家的事你既應了就得耐煩

些少不得替人家辦辦也沒見這個人自己已有爲難的事還有心腸唱戲擺酒的開賈璉道你可說麼你明兒道也問問他鳳姐詫異道問誰賈璉道問誰問你哥哥鳳姐道是他嗎賈璉道可不是他還有誰呢鳳姐忙問道他又有什麼事叫你替他跑賈璉道你還在鍾子裡呢鳳姐道真真這就奇了我連一個字兒也不知道賈璉道你怎麼能知道呢這個事連太太和姨太太這不知道呢頭一件怕太太和姨太太不放心二則你身上又常嘆不好所以我在外頭壓住了不叫裡頭知道的說起來真真可人惱你今兒不問我我也不便告訴你你打諒你哥哥行事像個人呢你知道外頭人都叫他什麼鳳姐道叫他什麼

賈璉道叫他什麼叫他忘仁鳳姐撲哧的一笑他可不叫王仁
叫什麼呢賈璉道你打諒那個王仁嗎是忘了仁義禮智信的
那個忘仁哪鳳姐道這是什麼人這麼刻薄嘴兒遭塌人賈璉
道不是遭塌他嗎今兒索性告訴你你也不知道知道你那哥
哥的好處到底知道他給他二叔做生日呵鳳姐想了一想道
噯哟可是呵我還忘了問你二叔不是冬天的生日嗎我記得
年年都是賈玉去前者老爺陞了二叔那邊送過戲來我還偷
偷兒的說二叔爲人是最齊整的比不得大舅太爺他們各自
家裡還烏眼雞是不應昨兒大舅太爺沒了你瞧他是個兄
弟他還出了個頭兒攬了個事兒嗎所以那一天說趕他的生

日僭們還他一班子戲省了親戚跟前落虧欠如今這麼早就
做生日也不知是什麼意思賈璉道你還作夢呢他一到京接
着舅太爺的首尾就開了一個弔他怕僭們知道攔他所以沒
告訴僭們弄了好幾千銀子後來二舅嘆着他說他不該一網
打盡他吃不住了變了個法子就指着你們二叔的生日撒了
個網想着再弄幾個錢好打點二舅太爺不生氣也不管親戚
朋友冬天夏天的人家知道不知道這麼丟臉你知道我起早
爲什麼道如今因海疆的事情御史叅了一本說是大舅太爺
的虧空本員已故應着落其弟王子勝侄王仁賄補爺兒兩個
急了找了我給他們托人情我見他們嚇的那麼個樣兒再者

紅樓夢

又關係太太和你我纔應了想着我找總理內庭都檢點老裘替辦辦或者前任後任挪移挪移偏又去晚了他進裡頭去了我白起來跑了一趟他們家裡還那裡定戲擺酒呢你說說叫人生氣鳳姐聽了纔知王仁所行如此但他素性要強護短聽賈璉如此說便道憑他怎麼樣到底是你的親大舅兒再者這件事死的大太爺活的二叔都感激你罷了沒什麼說的我們家的事少不得我低三下四的求你了省的帶累別人受氣背地裡羅我說着眼淚早流下來掀開被窩一面坐起來一面挽頭髮一面披衣裳賈璉道你倒不用這麼著是你哥哥不是人我並沒說你呀況且我出去了你身上又不好我都起

來了他們還睡覺偕們老輩子有這個規矩麼你如今作好好先生不啻事了我說了一句你就起來明兒我要嫌這些人難道你都替了他們好沒意思啊鳳姐聽了這些話纔把淚止住了說道天呢不早了我也該起來了你有這麼說的你替他們家在心的辦辦那就是你的情分了再者也不光爲我就是太太聽見也喜歡買理道是知道了大蘿卜還用尿澆平見道奶奶這麼早起來做什麼那一天奶奶不是起來有一定的時候兒呢爺也不知是那裡的邪火拿着我們出氣何苦來呢奶奶也弄替爺掙穀了那一點兒不是奶奶擋頭陣不是我說爺把現成兒的也不知吃了多少這會子替奶奶辦了一點子